詩疑筆記

詩疑筆記卷二

高郵夏味堂學

國風下

鄭

叔于田　洵美且好

好謂容止嫺習可觀也與淸人中軍作好齊還篇揖我謂我好兮同解言燕飲所以成禮自有叔之容好而他人之儀節皆不足數矣

火烈具舉

傳云烈列也疏云火有行列則具舉之案孟子益烈

山澤而焚之烈字亦當同此訓

大叔于田　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毛傳騁馬曰磬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禽曰送朱註舍拔曰縱覆𢮡曰送皆以磬控承善御縱送承善射各家遵用無異說案此章兼承射御下章單承射說文勢不稱細繹下章馬慢發罕從御說到射故末二句緊承射說此章善射良御從射說到御則末二句應緊承御說乃見古人文字極變化極整齊之妙磬控皆謂止馬言欲止則執轡者用力磬轡釋名磬罄也罄罄然堅緻也禮記盧注磬麗絜也磬有堅勁意有緻緊意今俗謂案物牢固猶曰磬定　禮記文王世子公族

有死罪則磬於甸人鄭注懸縊之曰磬此詩謂收勒轡繩令馬首懸象亦相似而控持之也

縱送皆謂騁馬言欲騁則縱轡揚策而前驅若送之往也

羔裘　洵直且侯

毛傳侯訓君固非韓詩訓美朱註從之似亦未盡案侯當借用射侯意射者命中身心畢注於侯天下之不容一毫枉曲者莫過於此之子之直殆猶是也斯所謂舍命不渝者與且侯言直中尤直者意與其直如矢相近詩衰世人情多恐以直賈禍相率為諂曲阿順而國事愈以墮壞詩人所以一再稱其直也

羔裘如濡　羔裘豹飾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

余讀此詩參以召南羔裘之五紽五緎五總唐羔裘之豹袪豹褎檜羔裘之如膏有曜乃恍然於自漢以來言裼襲之制者皆非也鄭康成注聘禮云裼者免上衣見裼衣凡禮裼者左注玉藻云衣狐白之裘則以素錦爲衣覆之使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褻也詩云衣錦絅衣裳錦絅裳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凡裼衣象裘色也賈疏云冬時裘衣禪衫又有襦袴襦袴上有裘裘上有裼衣裼衣上又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裼衣

袒衿前上服見裼衣也襲者掩之孔疏云近體有袍襗之屬其外有裘裘上有裼衣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上有常著之服則皮弁之屬也掩而不開謂之襲開皮弁及中衣左袒出其裼衣謂之裼兩家皆衍鄭說而不知鄭氏之誤實甚夫曰免上衣見裼衣又曰袒而有衣曰裼孔賈因謂袒衿前上服左袒出其裼衣則所見者惟錦衣元綃緇黃之屬而已裘不可得而見也安所得紕緎總之瞭然在目如膏如濡豹飾豹褎之外觀有耀也哉各詩詠裘服之盛正玉藻所謂盡飾見美者君臣以此尊瞻視國人以此仰風采不

得以爲褻而必覆之也若所見惟裼衣則玉藻見美充美文飾等字皆指衣而言豈非大謬其曰禮不盛服不充蓋謂盛禮則以內心爲貴特明其敬而已非以爲褻也惟犬羊之裘乃褻之甚故不裼狐裘以下豈其倫歟鄭氏錯解裼字故以不裼爲庶人無文飾不知此節皆指在公之服而言雖君子之褻裘且無明文何服及於庶人犬羊之裘蓋指宮庭給役者而言其裘麄褻無文采故直以常服覆之而已絅衣絅裳爲衣錦褧錦者言之與服裘何涉不足引爲上衣之證如鄭之說則裘外有裼衣裼衣外有皮弁之屬是爲襲衣裘乃深藏兩重服之中如孔疏襲衣外始著皮弁之屬則裘更在三重服內既不得見裘色之美卽如 本朝江氏慎

修萬氏充宗所云衣皆直領朐前微露裘色亦僅畧見一斑而已烏睹潤澤光華絲組縱横如詩所云云者哉竊謂鄭氏誤在裼襲下皆加一衣字又涵入祖字故多周折賈孔輩乃致歧之又歧案儀禮聘禮賓襲執圭入門左揖讓升東面致命公側襲受玉賓旣出公裼而降賓乃裼奉束帛加璧曲禮凡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玉藻錦衣以裼之元綃衣以裼之（以訓而言錦衣元綃所以襲裘而當裼則裼之）弔則襲君在則裼皆不連衣與袒爲文細繹經文葢裘上止一衣而已裼則釋其衣而露裘（裼兼釋露二義）襲則著而掩裘（襲重也言裘上復有衣）

裼襲乃活用字非衣名故玉藻曰裘之裼也見美也
以裼從裘則裘外無衣可知又曰服之襲也充美也
以襲從服則裘外始有衣可知檀弓曾子襲裘而弔
子游裼裘而弔併連裘爲文則裘外止一衣更可知
聘禮聘賓出入大有節次則裼襲更變不患無時覿
檀弓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可以類推矣鄭恐
朝聘助祭不使廢禮服故曰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
服舉天子以概諸侯卿大夫舉皮弁以概朝服不知
先王制禮時爲太平時用皮弁服者至冬則狐白裘
而錦衣或麛裘而素衣錦素色皆白制必與皮弁同

即以之代皮弁矣玉藻明云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孔疏阿附鄭說其疏秦風終南篇錦衣狐裘云鄭箋引玉藻爲說以明爲裘之裼衣非裼上之正服也迂執已甚夫終南之詩美襄公受顯服於王朝也曾子問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是諸侯受顯服之賜非祭服即朝服可知終南詩黻衣繡裳祭服之正也錦衣狐裘朝服之正也使錦衣僅備裼衣之用則焉得舍皮弁而僅賜裼衣乎今不及皮弁但云錦衣則錦衣即以代皮弁服章章明矣平時用朝服者至冬則羔裘而緇衣緇衣色近玄制必與朝服同即以之代朝服矣其必以衣代之者著裘則上衣須寬博且冬時物成主乎華飾故皆易布而帛惟祭服六冕皆羔裘各有章采故不得以他衣代也夏日服制無明文以鄘風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推之合諸玉藻振絺綌不入公門之文則夏服朝服皮弁服必以絺綌爲裏衣

矣𥙷裕至褻無美可見與裘色迥別故禮無裼褻之文　或曰子以裼爲釋衣而露裘不與玉藻表裘不入公門相剌謬乎余曰洵若子言則褻裘不入公門不更相剌謬耶此二句乃承上非列采不入公門而引伸之見入朝固須禮服而亦當質文相變專裼而不襲非禮也專襲而不裼亦非禮也合衣與裘言之則曰裼專指裘言則曰表其實一也若必拘舊說則衣必三重入門時其當裼乎當襲乎若已預裼則君在則裼之文爲贅設若已預襲則禮不盛服不充之文爲贅設無一可者矣故吾得據詩詞而直斷之曰召南及鄭唐檜之羔裘用裼

者也裼則裘外無衣故形容其裘質及袪褎之飾無不曲到也若秦終南之錦衣狐裘用襲者也襲則裘外止一衣故但誇其錦衣別無長物也其必及襲衣者正所謂歸設奠服賜服時也袒有三義專言袒者或脫去上衣而露其中衣如禮記袒而割牲是也或盡免其衣而見肉如儀禮乃右肉袒是也二者皆指一體而言故有左右之別惟曰袒裼則脫衣見體乃舉全體而言蓋至裼則上無餘衣故詩曰袒裼暴虎極言其勇猛孟子曰袒裼裸裎極言其褻慢若如鄭說袒而有衣曰裼則禮文所有既非暴虎所宜恐亦與裸裎不類耳觀袒

之裼者則見全體可知裘之裼者必見全裘矣左
傳良夫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劒而食所謂袒者當
是免紫衣之一體而露裘其以爲罪者禮在尊者之
所勞毋袒暑毋褰裳今因食熱而遽袒於君前是不
敬也觀紫衣狐裘之文則
其上更無餘衣亦可見

遵大路　不寁故也　不寁好也

寁毛傳訓速鄭箋云莊公不速於先君之道使我然
義未明晰朱註謂舊與好不可速絕去多一絕字案
毛訓寁爲速速召也如易需不速之客儀禮鄉飲酒
禮主人速賓之類言莊公不召故舊善人故我執袪
留之也邵二雲編修爾雅正義云說文寁居之速也
詩疏引舍人云意之速寁通作簪豫九四朋盍簪釋

文引子夏傳云疾也鄭康成云逮也𨗉㲼聲之轉也

㝥𥁓㲼亦召賢之意說文意竝相近

無我魗兮

魗毛傳訓棄疏不得其說遂曰與醜同言醜惡可棄

案說文𣪠棄也引詩此句則𣪠即魗字魗字即訓棄

不假醜義矣

女曰雞鳴　將翱將翔

言天將曙則鳧鴈將避人高舉而難於弋獲矣曷不

速往乎此倒裝句法下篇有女同車句與此同但彼

以形容孟姜翩翩閒雅之狀此言夙興弋射則儆惕

奮迅不敢偷安之義初何取態度閒雅乎故知此篇

當指鴻雁說二將字方激厲有神

知子之順之

順猶所謂莫逆也

蘀兮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

蘀乃槁落之木喻君弱也風有動搖之力喻臣强也

女女鄭忽也刺而閔之之辭倡予和女言彼黨儼然

自倡而令女和之也觀下章漂女要女義更顯然舊

解俱誤

褰裳　子不思我豈無他人

鄭箋先鄭齊晉宋衛後之荆楚孔疏据春秋兩次伐鄭見鄭所以欲告難之意案宋衛既同助突則不應往告且溱水在鄭西北洧水在鄭西南適宋或猶涉洧若衛在東北似無涉溱洧之理鄭箋亦僅約畧舉之耳

狂童之狂也且

毛傳狂行童昏所化也言人之狂者不一惟童昏者蕩無可解茲之狂其誠童之狂也與鄘載馳衆穉且狂卽此意句中狂字應作一讀與下狂字相協顧氏寧人謂緇衣篇敝字還字竝一字爲句此當與彼例

同　國語晉語僮昏不可使謀韋昭注僮無知也即

此童字

丰　悔予不送兮

送當訓從士昏禮所云婦從降自西階是也大叔于

田篇抑縱送忌毛傳從禽曰送是送有從意

齊

雞鳴　雞既鳴矣　東方明矣

二句括盡一月情事雞鳴謂望前也東方明謂晦前

也辨色當朝望前天將旦時反益昏黑恐色難遽辨

故聞雞鳴而驚心晦前將旦皆有月出若色已可朝

故疑東方明而驚心蓋賢妃之恭敬倍早於常期無

日敢懈也

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鄭箋無使以我故憎惡於子直謂臣下惡君與賢妃

口吻不合朱註羣臣會於朝者俟君不出將散而歸

似未可訓蘇氏謂羣臣且欲歸而治其家事因私怨

公亦不得體竊謂歸當訓退也就也憎當謂憎予也

言羣臣各有職事其速早作朝會俾各退就其治事

之處以供職鄭緇衣鄭箋緇衣者居私朝之服也孔疏退適治事之處爲私對在天子之廷

爲公此朝在天子宮內卽下句適子之館與私家之

朝不同何則玉藻說視朝之禮曰君旣視朝退適路

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君使人視其事盡然後休息則知國之政教事在君所斷

之不得歸適私朝案此與周禮外有九
室九卿朝焉之說相符侯國亦當爾

庶不使予以子不朝之故而取憎於羣臣謂予之惑君而廢政也蓋賢妃無不自惜其名且借以諷君言之者無罪固風人之旨也

著　充耳以素　以青　以黃　瓊華　瓊瑩　瓊英

案解此詩者皆以我爲嫁者自謂由著而庭而堂歷歷遞見苐思俟之者一人一時充耳者忽素青黃之不同所尚又華瑩英之頓異殊非情理

孔疏因鄭氏
說有三色之

說遂謂素色分明自所先
見次及青黃尤傅會無理

故毛傳謂士與大夫人君

衣服之別亦太拘竊謂此詩乃詩人傷時代述口氣耳蓋其俗全無親迎之禮著庭堂俱指壻家言或俟著或俟庭或俟堂富貴者傲慢愈甚故俟愈近服色愈華而不知其非因歷舉以刺之毛鄭謂陳古親迎之禮以刺時著庭堂皆指女家言而予必斷從壻家者若在女家見壻則當自堂始由內而至外惟至壻家甫見之故先自著始由外而入內也

東方之日　東方之月

毛以日月喻君臣明察鄭以東方喻不明俱太拘迂朱註於首二句未着解當是言淫奔之女或早或暮

咸來相誘耳卽謂就之而來發謂偕之而去

東方未明　折栁樊圃狂夫瞿瞿

毛鄭謂栁柔不可爲藩猶狂夫不任挈壺之事以朝廷之失歸咎挈壺已失詩序本旨程朱謂折栁爲藩狂夫尙知其有限今辰夜之限甚明乃不能知而不早則暮無節之甚也解狂夫句似尙覺未盡詩意蓋謂折柔栁爲藩非其材也雖狂夫猶懼其不能爲限制小雅青蠅止于樊止于棘止于榛棘榛皆所以爲藩也棘取多刺榛取叢生堅固栁旣柔脆折枝無本尤不足恃左傳閔二年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杜註阻疑也言雖狂夫猶知有疑與此詩語意相類瞿瞿疑懼貌朝廷之召令猶圃之有樊未明未晞而發之

非其時矣辰時也未明未晞夜也不能候時於夜倘
何能有節制乎即使矯前失不失之早亦終必暮而
已

南山　葛屨五兩

鄭箋謂喻文姜與姪娣傅姆五人同處爲奇莊公往
從而雙之冠緌句說太穿鑿不及宋儒物各有耦之說
第於五字似少着落案周禮屨人掌王及后之吉屨吉事皆舄而統於屨人故亦以屨該之素屨辨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
散屨差等雖殊約言之五屨而已冬用皮爲之夏則
用葛爲之屨必以兩爲耦不容淆亂故曰葛屨五兩

也毛傳葛屨服之賤者以屨對冠而言故曰賤賤之
中更舉其輕且易者故獨言葛屨見極輕賤者皆不
淆其耦也

冠緌雙止

禮記內則冠緌纓注緌纓之飾也孔疏結纓頷下以
固冠結之餘散而下垂者謂之緌儀禮士冠禮組纓
屬於缺注無笄者纓而結其條賈疏謂以二條組兩
相屬於頍既屬訖其所垂條於頤下結之據二疏則
無笄者緌乃雙也

盧令　其人美且仁

仁訓善大抵是稱其善馳驟合之鄭風叔于田篇皆
指田獵之事可知還詩序云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
田獵謂之好仁卽賢好也此篇與猗嗟射則臧兮以
禦亂兮語意相似言君之才美誠可觀其如不修民
事何古人美惡不嫌同辭如德音無良齊子豈弟之
類皆是不必如毛鄭陳古刺今之說

猗嗟　抑若揚兮

毛傳抑美色孔疏無解葢於古訓無所徵也竊意抑
當讀若卬大雅卷阿鄭箋卬卬訓高朗此亦言其盛
揚卬卬然高朗也

魏

葛屨　摻摻女手可以縫裳

毛鄭以女爲未三月廟見者太迂曲鄭又謂裳爲下服賤未可使縫亦未確竊謂詩蓋言男子之下服其婦人或當爲之非處女所宜與也曲禮諸母不漱裳鄭注亦以遠別也此詩正取遠別意蓋循禮則以遠別爲重繁曲所不暇計務儉嗇則嫌疑非所恤矣

要之襋之好人服之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好人謂上之人言其但爲容好與下篇美如玉美如英美字相似 提提宛然正其容好如後世所謂修飾邊幅者其氣象不廣大 要襋言

要領粗具不須華飾左辟言謙下退讓不敢奢縱佩
象揥言不必容刀鳴玉皆褊嗇之象舊解俱未安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十畝之外兮桑
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毛傳閑閑然男女無別往來之貌或行去者或來往
者泄泄人多之貌鄭箋古者一夫百畝今十畝之間
往來者閑閑然狹小之甚逝逮也其說皆未盡序意
宋儒用申公說謂賢者不樂仕於其朝約歸農畝夫
歸隱可樂必在寛閒自得之地魏地狹政亂賦役不
寧雖野處者亦將適樂郊君子安所得容其身哉似

又誤看閑閑泄泄字面矣且采桑乃婦女之事亦似
不合案序中其國削小民無所居二語極貼合惟細
繹詩詞仍似他國徙來者耳言魏國之民受田纔各
十畝所謂其國削小也人各據其十畝其間並無餘
地容我婦子故欲采桑者皆閑閑泄泄無可托業所
謂民無所居也之外猶之間也據兩十畝言之則曰
間據一十畝言之則曰外子子桑者也言行矣仍與
子偕去矣還謂歸故都逝謂適他國二者商所往也
必知異國徙來者民苟受田十畝雖削小何至無所
居且各在十畝之中又何外之可言乎諸經言間者

皆從兩物兩境相接處取義與中字別

伐檀　胡取禾三百廛兮

毛傳一夫之居曰廛疏無解竊謂三百廛蓋如齊伯氏駢邑三百之類謂民戶三百也（荀子仲尼篇與之書社三百注謂以社之戶口書於版圖是其證）古者受田之民皆受廛於邑故許行負耒耜曰願受一廛取三百戶所入之禾如後世食邑實封三百戶在春秋以前則納其禾稼戶至三百當是食祿之厚者若賜子展八邑子產六邑之屬則尤有大功而邀特賞者矣此言取禾之地三百億言禾秉之數三百囷言貯禾之所（易訟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

無脅注邑過三百非爲寔也寔而據强寔未免也彼言據邑形勢與大都偶國者不同故曰非强大此以食祿而言三百戶乃一成之地諸侯一同君十卿祿則一成乃卿祿也鄭注周禮小司徒云方十里爲成九百夫之地溝渠城郭道路三分去一餘六百夫又以田有不易一易再易定受田三百家故三百戶者一成之地也

碩鼠　爰得我直

貪殘迫隘之境役斂紛紜即孫言孫行委曲求免而亦無所逃矣率性而行烏可得哉故不得我直較不得所爲更苦蓋貧賤肆志雖不得所尚有生趣也

誰之永號

鄭箋永歌也誰獨當往而歌號者其說穿鑿無理或

云誰復永號於爾之土又或云誰復長號以告吾君
皆欠自然細玩詩意蓋謂醇樸之俗民生足跡不出
閭巷父母之國旣不可容而四海茫茫側身何所輕
適異國之適也 疾苦奚告進退惶惑傷慘尤甚矣
山有樞 弗曳弗婁
毛傳婁亦曳也案毛傳誤也婁曳相反見義曳者舒
而引之婁者歛而攝之也爾雅釋詁婁歛聚也小雅
角弓式居婁驕鄭箋婁歛也今俗語收攝衣裳邊側
猶曰婁 凡字從婁者皆有歛聚義摟膢僂蔞之類
皆是

何不曰鼓瑟

古人比音用瑟爲多故但言瑟秦亜鄰亦然觀儀禮瑟人及魯論皆言瑟可見　國人愛君憂國當爲計久遠詩中所陳皆逸樂縱恣不終日之計聖人奚取焉人君之患莫大於聲色田獵宮室衣服燕樂之好自底滅亡而尤莫患乎昏闇微弱日就削滅而不之悟序曰有財不能用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易曰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幽厲暴虐自恣政教猶行於天下故雅音猶存平桓困弱則雅降而風蓋不必聲伎淫巧足以亡國矣賢君知其然是故袞衣繡裳

而不以爲靡蒐苗獮狩而不以爲荒九室九筵琴瑟
笙簧玉食萬方而不以爲泰侈蕩所以計長久者在
彼不在此數者曾不足以累之也聖人删詩存此所
以悚人神志而使之瞿然自知者詎不切歟

唐

揚之水　揚之水白石鑿鑿

水乃激揚之水非有大源然其力可以滌汙潊沃乃
私建之國非出正派然其政可以得衆揚水止水也
故能滌垢石而不能流束薪詩義與王風鄭風不相
悖毛訓鄭風謂可以流束薪則鑿矣

綢繆束薪

詩人說婚姻事多以薪喻綢繆束薪合衆薪爲束猶婚姻合異姓爲家也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兩薪之間得斧然後可斷猶兩姓之間得媒然後可決也翹翹錯薪以喻衆女中慕貞女也伐其楚薪以喻衆族中求賢女也薪从新與燕爾新婚之義近故屢取之

杕杜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毛鄭謂異姓之臣當助君固與序意不合朱註謂無兄弟者自傷孤特求助於人之辭夫詩旣明言不如我同父不如我同姓似非孤特之人矣呂氏謂苟他

人可恃則行道者胡不自相親比無兄弟者胡不外
求佽助蓋欲晉君知必無此情理也說亦周折案詩
中行字緊承上獨行行字來義甚明顯言爾乃獨行
乎嗟爾同父同姓皆行之人也胡不與之親比焉人
亦孰無兄弟宗族之情我旣與之相比胡爲而不來
佽助我焉此正傷時勢孤危而深勸昭公以親睦九
族也古人用無字多作反詰之辭如大雅無念爾祖
儀禮士喪禮無有後艱無有近悔之類皆是
不如我同姓
毛傳同姓同祖也孔疏以上云同父故云同姓爲同

祖義未盡案禮記大傳鄭注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姓必別於祖故謂同姓爲同祖又喪大記鄭注子姓謂衆子孫以祖臨孫爲姓故以孫對祖亦稱姓

羔裘　自我人居居　自我人究究　維子之好

言自我倡之而人皆居居究究也爾雅居居究究惡也詩所刺必其時專政之人故下二句復專責之好言其性樂爲惡也舊解俱牽强

鴇羽　王事靡盬

毛傳盬不攻緻也小雅四牡傳采薇杕杜北山鄭箋並作不堅固史記五帝紀正義盬麤也麤畧與不攻

緻不堅固相近然核之句義總覺未安孔疏以盬訓盬尤迂曲案周禮盬人祭祀共其苦鹽注杜子春讀苦爲盬盬典婦功辨其苦良注鄭司農苦讀爲盬盬郎五帝紀器不苦窳正義亦云苦讀如盬則盬苦字古通用蓋字皆從古事物麤惡者皆人所不樂義亦相近彼文皆通苦爲盬此則通盬爲苦也詩意蓋謂王事不敢憚勞雖無所苦其如不能力田以養父母何四牡

杕杜北山義並同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　生于道周

毛傳道左之陽人所宜休息也鄭箋道左道東也日

之熱恒在日中之後道東之杜人所宜休息也案毛
傳之陽字取義本晦如鄭說則當曰道左之陰矣且
箋義尤多刺謬日中之後日偏向西日光逐漸射東
道東縱有叢林亦無陰可覆何得云人宜休息乎竊
意詩葢正以杜之不能覆人取興也言道上之人欲
避日中以後積陽之熱須得叢樹生於道右方可就
而休息焉今特生者陰既寡而又生道左與人不相
覆人孰從而就之以喻武公無中心之好與人相求
寡特之甚故彼君子亦終不能就我而輔佐我也道
周訓道曲不在道旁亦取其無陰覆人也

爲生　誰與獨處

鄭箋吾誰與居乎獨處家耳未免語氣隔斷朱註則誰與而獨處於此乎而乎字義亦未晰案獨單也後漢劉翊傳發獨則助營妻娶注云寡婦爲發無夫曰獨作詩者其夫從軍不歸形單影隻與無夫者等亦誰與我共處乎獨蓋其妻之自稱而自憐也小雅白華篇俾我獨兮同此訓小雅正月小明皆云念我獨兮雖非婦人亦自傷孤另無偶之辭

誰與獨旦

鄭從毛傳泥定齋時說訓旦作潔明太穿鑿朱註謂

獨處至旦善於言情矣然猶似未盡案此葢舉旦以該夜也婦人諱言夜故但言誰與我共此旦也兼昏旦說較處息已深入一層下二節又舉日夜之尤永者說更覺深至鄭箋所謂極言之以盡情也立言次序顯然

夏之日冬之夜

諸解謂時永則憂思更甚固也亦謂從夏盼至冬度其可以歸矣而猶不歸復從冬至夏而不歸如故其間皆從日至夜從夜至日憂思不已豈其至死始得相聚耶百歲之後二句並見其歷時之久也

秦

車鄰

呂氏謂並坐鼓瑟簡易相親之俗也逝者其耋悲歌慷慨之氣也秦之彊以此而止於爲秦亦以此余謂賢王之於臣待以禮而聯以情不過若是此正與國氣象也迨始皇旣幷天下尊君抑臣其下皆懼死之不暇而秦亡矣

公之媚子

鄭箋以媚子從狩爲能親賢不倫朱註謂所親信之人案嚴思菴註車鄰云秦之用寺人舊矣其後遂以

寺人亡天下余謂媚子亦卽寺人輩耳

小戎　五楘梁輈

毛傳梁輈輈上句衡也孔疏輈曲而上至衡之上而嚮下句之衡橫居輈下如屋之梁然故謂之梁輈案孔說甚謬謂衡居輈下如梁則應曰梁衡不得曰梁輈謂衡爲輈之梁又與五楘字不貫細繹毛傳上句衡葢謂輈由下而上復由上而下以至衡其形隆曲如魚梁也邶谷風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毛傳梁魚梁笱所以捕魚疏引周禮𣪠人掌以時𣪠爲梁注鄭司農云梁水堰堰水而爲關空以笱承其空故曰所以

捕魚也說文笱曲竹捕魚也案笱承闕空笱曲則梁曲可知爾雅釋訓凡曲者爲罶廣雅釋器曲梁謂之罛罜罶同小雅魚麗傳罶曲梁也寡婦之笱也說與爾雅廣雅同孔疏以曲薄爲魚笱其功易故號之寡婦笱案薄亦取曲則施功雖有難易而魚梁無不曲可知或謂曲笱承梁乃曲其笱以受魚耳必知其梁亦曲者毛傳及廣雅已明言曲梁矣且凡言梁者皆取高義故橋亦謂之梁所處既高則自下而升復自上而降必有隆曲之象但車梁高廣小雅甫田如茨如梁毛傳梁車梁孔疏謂水上橫橋橋有廣狹得容

車渡則高廣者也既云高廣以利車渡則必修長令上下不勞曲勢不顯惟魚梁則小而寡婦之笱尤小大不關行旅必隆曲其形以土壤之如近世甎橋制耳輈象隆曲惟與此近故知之考工記國馬輈深四尺七寸先鄭云謂轅曲中

文茵暢轂

孔疏引劉熙釋名云文茵車中所坐也案古人車皆立乘況兵車接戰尤無坐理此說恐誤疑亦如大雅韓奕篇中所云淺幭者耳

溫其如玉　溫其在邑　秩秩德音

秦俗尚強力而婦人之思其夫容貌詞氣乃如此縱

私我發我言哉過貨其大體段正自可想豈豐岐文武之化猶有存什一於千百者耶

蒹葭　所謂伊人

序以此詩爲刺襄公不用周禮毛傳以霜喻禮鄭箋以伊人爲知周禮之賢人後世遵之孔疏蘇王肅釋毛傳又以水喻禮樂呂氏又以伊人喻此理解皆迂滯竊從此蓋秦襄公時詩伊人謂孟明也秋末霜露之交令兵氣肅殺之象白露爲霜肅殺之師用之適以敗殽之一也白露未晞猶用孟明也白露未已王官之師猶用孟明也師行出入河東西故曰在水也衆人

不周與人不壹是遡迴從之也穆公反是是遡游從之也阻且躋阻且右皆言自下升高之難西高東下故地道尚右鄭箋右者言其迂迴孔疏言右取其爲韻皆羣彊唐有杕之杜生於道左鄭箋道左道東也以左爲東則右爲西可知勞而無功也中央地猶遠坻與沚則又近矣左昭二十九年傳物乃坻伏杜注坻止也此水中坻謂近岸可止之處從善如流任用愈深得效愈易傳所謂于沼于沚公侯之事也采采言取之能盡其材非一采而遂已也此章言穆公能用人故能成霸業康公不知遵守棄其賢臣晨風權輿所以興刺　齊桓晉文仲尼之徒所不取秦穆較爲近道故尚書於秦誓附錄焉詩錄蒹葭與書錄秦

誓正相類顧卒奪善人以從死不克善其終故並譏

黃鳥一篇見秦之所以終於秦也

宛在水中央

央字傳箋無訓案廣雅釋言央中也意相近而中中字法太複晉竊謂央泱古字通廣雅釋訓泱泱流也中央謂中流在一方則遠而止在中流則近而有來就之機故毛傳云道來迎之且與坻沚字面相類

黃鳥　人百其身

鄭箋謂一身百死猶爲之意極切摯然覺於百其身不合竊謂此百字承上百夫之特句來言卽以百夫

之身代之亦不惜也

陳

宛丘　洵有情兮

六經言性者始商書言情者始此

東門之枌　穀旦于逝越以鬷邁

毛傳逝訓往邁又訓行文義複疊詩意葢謂良辰不

可晉瞬將逝矣其速偕衆而往遊乎此所謂凶人爲

惡亦惟日不足者

防有鵲巢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

鵲巢旨苕毛鄭取興之義未安朱子無解葢主於興

不取義也歐陽氏本義謂鵲巢以積累而成苕華以牽連蔓引喻讒言積漸惑人之害亦近鑿竊謂詩葢言鵲巢於木無在防之理防以隄防爲是毛訓邑名太泥苕蔓於野無在卭之理小雅苕之華毛傳苕陵苕也疏引陸璣疏云一名鼠尾生下濕水中七八月中華紫似今紫草是苕無在卭之理其曰旨苕言其華色之美非與陵苕有別觀下章鷊上亦加旨字可見疏引陸璣說必分苕與陵苕爲二皆傳會箋義而爲之辭耳然而人言之張誑皆可以無爲有故予美不得不憂也

中唐有甓卭有旨鷊

歐陽氏謂中唐之甓亦由積累而成更覺擬不於倫竊謂此章較上章又深入一層言中唐之甓正直人

所共見毛傳唐堂塗也爾雅堂塗郭注堂下至門徑也周禮考工記堂涂十有二分鄭注分其督旁之修以一分爲峻也賈疏名中央爲督假令兩旁尺二寸則取一寸於中央墊以甋甎稍高起也中央固已正直稍高起則尤顯然易見邛之旨鷊文采亦人所共見所謂美也然而侜之者亦可變亂之安得不更惕惕乎上章以絕不近情者言此章以人所顯見者言讒人得志無不侜張爲幻衰世之情狀如是

澤陂　寤寐無爲

古爲譌訛吪並通尚書堯典平秩南訛史記五帝紀作南譌小司馬本作南爲爾雅釋詁訛言也釋文訛字又作吪亦作譌同王兔爰尚寐無吪毛傳吪動也小雅無羊或寢或訛毛傳依爾雅訛動也釋文引韓

詩作譌覺也是動即覺義此詩無爲即兎爰無吪言寢時但願無覺否則有悲憂輾轉而已衛考槃獨寐寤言解者皆云由寐而寤此經亦言由寤而寐也

檜

匪風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

毛傳發發飄風匪有道之風偈偈疾驅匪有道之車語意未安朱傳常時風發車偈則心怛亦似少過竊謂序中國小政亂四字摧寫最工言未嘗有風而發發然震亂未嘗有車而偈偈然奔馳皆極言小國中騷擾不寧之象故迴思蕩蕩平平之道而傷懷也

誰能亨魚漑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末句懷字毛訓爲歸鄭箋因訓好音爲周之舊政令孔疏因謂有能亨魚者我則漑其釜鬵以與之有能輔周者我則歸之以周舊政令之好音義皆不可通宋儒各解亦多牽强朱註又未分明竊謂此章皆對定國小政亂發論正與前二章一貫言誰能亨魚乎則當滌去釜鬵之垢穢使之精潔也誰能復周道乎則當除去亂政安我以蕩平寬大之好音也懷安歸復也也

檜之君臣皆淫恣則民俗必化而爲穢亂故曰漑之釜鬵君臣遊燕奢縱於上則必剝削其民而多悖

令故曰懷之好音

曹

鳲鳩　其儀不忒

毛傳忒疑也鄭注孝經忒差也案此二訓與上儀一字微隔不若依大雅瞻卬鞫人忮忒傳疏爲解彼傳云忒變也疏引爾雅釋言爽忒也孫炎曰忒變雜不一也鄭箋云其轉化無常魯頌閟宮享祀不忒鄭箋亦曰變也

豳

七月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陳王業之艱難衣食爲本其始於七月者舉其中以

推及前後也衣先於食者治國必齊其家齊家必先
修其內職內職不舉家不可得而齊風俗不可得而
正也如雲如荼鄭風以淫貿絲卽謀衛風以蕩不績
其麻陳風以亂休其蠶織宗周以危民俗之敝未有
不始於婦女之嬉遊者二南雅化以葛覃絺綌爲先
周公其知之矣故推原王業之本自授衣始推原漸
寒需衣之始自七月始
一之日　二之日　三之日　四之日
蘇氏謂言日者用周正朱註取之呂氏亦因曰爲改
歲句有三正通於民俗之說夫豳風正當夏時奉公

敦本初何取於周正且用周正則當特書正月何爲
變月言日哉許氏又謂言日者主乎陽故十一月以
後並稱日四月六陽已極微陰萌兆故與五月以後
並稱月說本孔疏亦近鑿儒者解經非失之瑣細即
失之闊大春秋之春王正月說如聚訟弊皆坐此竊
謂聖賢治世首以尊王爲重玩七月一篇中奉公戴
上何等忠愛非公劉尊君愛國之意有以化導之何
能若此正不必巧爲附會也然則諸言日者如之何
曰辭應爾也假令易其辭曰十一月觱發十二月栗
烈可以爲文乎其曰一之日二之日者謂一月之日

二月之日小雅采綠五日爲期六日不詹鄭箋五日六日者五月之日六月之日是其例也古人多以四月爲正月故變正月之文曰三之日二月與二日相觸又與三之日相接故變文曰四之日四月秀葽句與上下文不相觸礙故徑曰四月毛傳云一之日者十之餘也解最深曲有味紛紛之說皆可不必

饁彼南畝

南畝傳箋俱無解案小雅大田甫田皆云饁彼南畝甫田又云今適南畝大田及頌載芟良耜皆云俶載南畝並以南畝爲定名何也竊謂周禮遂人治溝洫

之法遂縱溝橫洫縱澮橫縱以南北爲正定位者必據北而指南推之匠人治井田其廬舍當亦必居北面南使田列舍前察核易周詩皆舉一夫之田以例其餘夫間有遂遂直南北故動輒云南畝也其或土勢不宜縱而宜橫者必居西而向東故小雅信南山又曰南東其畝齊南山橫從其畝卽東南也左傳成二年晉使齊盡東其畝也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趙氏注云經亦界也語殊鶻突案南北爲經東西爲緯南北正而大界定矣故曰經界曰南畝間有地勢不宜者則東西爲經南北爲緯左氏所謂物土之宜也然東西究少於南北故盡東其畝固使順晉亦以難之

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毛謂感事苦物化而與豳公子同時歸竊謂同出同歸似無可悲之理且以采桑女而使公子率之尤於事不倫鄭箋謂爲女公子訓同歸爲欲嫁夫豳俗美而知義且勤則善心生不應以事苦頓萌適人之想朱註謂是時公子猶娶於國中而貴戚亦無不力於蠶桑之務故以將遠父母爲悲說本王氏理極正大惟似於同字無着且將遠父母亦詩所無細繹詩中采蘩祁祁句采蘩所以供祭祀之葅豆見召南疏此詩毛傳蘩以生蠶說然所據詩蓋言豳俗敦睦貴家之女亦習勤執業之被祁祁祁祁如雲皆貴戚之象其間素好者偕出偕入驩然有恩誼

値春和婚姻正時並有于歸之期行將別矣遲遲旭景綢繆依戀恨不得同歸一所殆庶也虛望之辭又重遠嫌而不欲明言故相顧而心傷也必曰公子者爾雅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郭注同出謂俱嫁事一夫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公子有爲諸侯之體故曰及公子同歸也

猗彼女桑

毛鄭訓猗爲角而束之說固牽強朱註取蘇氏說謂取葉存條曰猗女桑小桑也小桑不可條取故取其葉而存其條猗猗然也皆別條桑女桑爲二竊謂條

既去葉所謂猗猗者何在此女桑卽遠揚枝中旁生小枝耳取遠揚正所謂條落新生之枝暢茂條達葉固可取其中女枝則尤猗猗矣四句本一事　微行取始茁之芽故曰柔桑蠶月則漸深矣始茁者不可得則取其旁生者故曰女桑皆欲甘嫩利蠶食耳

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以朱爲貴蓋周人尙赤之制已基於此矣言公子則豳公可知僅言公固不可以概公子也下章爲公子裘義同

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鄭箋謂歲終而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當避寒氣而入所穹窒墐戶之室而居之未言室爲何地之室孔疏解鄭意謂指都邑之屋細繹詩詞此字緊承宇戶牀下說來不應忽雜入都邑且都邑之屋本爲冬時避寒計則當預爲密厚之制亦何必開北牖而待塞爲疎扉而待墐哉況古有北牖亦有南牖今戶雖墐而南牖不塞則內外終不能盡蔽其奚以避寒氣哉又夏正未革遽曰改歲尤非豳公教民尊君奉上之道義皆未安余謂解者皆坐泥看改歲二字耳改歲不指十一月蓋卽下文所謂其始謂來歲二月也

本年十月以後將畢入於邑田中之廬聞其無人故盡逐室鼠以防毀器窰封前後以免他人入室毛傳訓向爲北出牖義未渾全向與鄉闕同儀禮士虞禮記啓牖鄉如初注鄉牖一名也廣雅釋室云牖闕也南北皆有牖則南出北出皆可名向禮記明堂位刮楹達鄉注鄉牖屬謂夾戶窗也明堂四面有戶卽四面有窗不獨北出爲向矣若是者何不憚煩也曰爲至明春始來入處不得不豫防之也此蓋老者詔事告其家人之辭

故曰嗟我婦子

黍稷重穋禾麻菽麥

案此舉五穀之名也重穋卽周禮之種稑以種畝之先後得名儀禮聘禮米禾皆兼黍稷稻粱言之則二

句中黍稷亦稱禾有稾者曰禾麻菽麥中亦有重穋互文相足也黍稷麻菽麥五者爲四時民食之切要者故統舉之禮記月令春食麥夏食菽季夏食稷秋食麻冬食黍周禮天官疾醫以五穀養其病注云五穀麻黍稷麥豆是也

上入執宮功

朱註載二說前說謂邑居之宅後說謂宮室官府之役當以前說爲是蓋爾時下之奉上朱陽爲裳狐貍爲裘酒羊爲饗豳雖新遷漸有文物茅綯爲君宮似不應爾况爾字其字皆自爲謀語氣故宮功應作邑

居解塞向墐戶前已安頓野廬此復修葺邑室足見
豳民室家之謀事事周備雖歲暮猶不自暇逸耳鄭
箋以執宮功爲都邑宮中之事于茅索綯爲備時用
孔疏謂待來年蠶用尤支離　反以亟乘屋爲治野廬之屋又以播
百穀爲祈來年於公社割裂傅會不成文義
鴟鴞　予所蓄租
毛傳租訓爲韓詩訓積孔疏訓始朱註訓聚皆與捋
荼不類竊謂租卽蒩字古字通用藉謂以茅藉巢所
以佐荼也茅與萑亂之穗本相類故茅秀名荼萑苕
亦名荼今兩句不便複出故易之曰蒩並以明二者

皆所以藉也周禮鄉師大祭祀共茅蒩鄭大夫讀蒩爲藉司巫祭祀則共匰主及道布及蒩館杜子春云蒩藉也或曰茅裹肉也此皆蒩爲藉茅之證杜又云書或爲蒩館或爲租飽此租蒩通用之證陸璣疏謂鴟鴞取茅秀爲巢尤其自驗也取荼租爲巢乃手口並用之事故始以拮据終以卒瘏

東山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

得歸反生悲感曲盡久役乍歸情狀杜子美詩喜心倒劇嗚咽霑巾卽從此化出

勿士行枚

毛傳士訓事余謂士即軍士言勿復爲行枚之士卒也

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四句正代敘前此爲士卒之苦所以雖歸而有餘悲也毛傳訓烝爲窴鄭箋轉窴爲久雖依雅訓尚欠自然案烝衆也言蝡動之蠋本生於桑其羣在桑野宜也我本西人何爲而亦敦敦然獨宿荒野乎烝獨字正相對

不可畏也

鄭箋言不足可畏於情理不合朱註亦甚可畏矣然

豈可畏而不歸哉似亦少周折寀不可畏如不驚不盈不顯不承之類不可畏可畏也猶言豈不可畏也

唯其可畏是以可懷

破斧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

毛傳以斧斨喻禮義不倫歐陽氏謂爲刑戮征伐之用又與東山篇勿士行枚不相肖嚴氏以斨爲幽民采桑之物又錡爲鑿屬銶爲木屬因謂王師有征無戰數者止供除道樵蘇之用尤覺牽强唯鄭箋謂喻周公成王爲近理但以斧喻周公斨錡銶喻成王亦無義類竊謂破斧言傷壞我成王天子有負扆之文

於斧爲近且成王一耳故三篇皆言斧鑿言間亂我天下天下爲地不一故曰斨曰錡曰銶亦爲物不一也

男齊林雲林仝校